

邑人張森楷學

鄉賢二

張宗範合州人世居嘉陵江上嘗建亭于學士山麓俯仰其中蕭然自得
得有嘉客至亦延之相與講論道藝談諧為樂而不及世事嘉祐初周
敦頤任簽書合州軍事判官宗範從之遊敦頤至其地而愛之為名亭
曰養心且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森楷案舊志養心下

子及宋儒學案引芟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
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于寡○宋儒學案引而存余蓋寡焉以至于

無無○舊志祇一無字今依宋儒學案引添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

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宗範刻而
存之敦頤亦盛稱其有文有行時語以聖學之要蓋汲汲于傳道受業
也宗範由此遂為合州理學之宗後魏了翁建濂溪先生祠及養心堂
為之記曰濂溪先生周子嘗仕于合陽予奉使東川請為周程三子易
名先帝下其奏奉常謚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頒二氏子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孫予既奉行惟恪且飭郡將買田以備蒸嘗連帥永嘉曹叔遠嗣贊成
其事屬予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返身南遷起家守瀘合土稅申之
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諗予曰朱文公箸通書附錄首載此篇今春官
貳卿度正每以為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乘放失于是蒐求之累歲
始得石刻于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跡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
繪象于學西偏地下瀕江屢圯于水鄉進士羅良十餘人請于予予為
移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于州岡前挹巴岳銅梁諸峰而涪漢二
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
程子郡少府又餘法用即張氏故址為養心堂以館學徒又捐錢千萬
以廣粢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今諸生之廩稍亦云備矣子也昔
嘗有諾于曹度兩卿盍踐言焉予嘗攷周子以慶歷四年司理南安年
方二十八○大夫則在六年正三十矣此文殆未詳審程大夫珣謂其

知道時二程子年十五六遂從之遊迨嘉祐五年簽書合州判官○舊

元年宋史道學傳不記何年據周子年譜改若見程譜舊志是也姑仍其元文而附訂之年方四十○森楷案慶歷四年
丙申滿十二年亦祇三十七不及四十也周子年譜出度周卿手致為詳慎

可据鶴山此文或未詳點檢或傳宗範又從之今紬繹其養心說大抵

與通書聖學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渺嗚呼何三子之
立志不凡而聞道甚早與夫人生于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
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養心
以極于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間之哉或曰聖賢
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使人即
欲以求諸道至于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
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事累必至于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
後為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
自寡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往不能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
為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枵曷嘗
以其欲為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理而異用
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當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
者商之時南宋理宗寶慶元年也○据慶歷元年丙申至此年歷元至
明中葉所謂養心堂者又廢無存州官唐珣復修之費廣為之記語具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廣傳今亭堂皆不可問矣○張乃孚合州志周子年譜魏鶴山文鈔宋儒學案

陽枋字宗驥原名昌期合州巴川縣人與弟岳竝學易於朱子門人度
正及涪陵晏氏淵黃晉卿偁之大陽先生小陽先生時亦謂之二陽岳
仕履無攷以世居字溪小龍潭上因以自號箸有字溪易說若干卷枋
于端平元年冠蜀鄉選以蜀難不得入對淳祐四年特詔免試賜同進
士出身闈帥交辟歷監昌州酒稅大甯司理掾紹慶學官後以子炎卯
貴加朝散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一箸有存齋易說若干卷字溪集十一
卷附錄一卷蓋枋亦號字溪也別有玉井易說二卷題巴川陽氏撰楊
慎全蜀藝文志曹能始蜀中著作記均不及之然巴川之言易者莫陽
氏若要為二陽之作特不知其誰屬耳或作楊氏誤矣字溪集中與人
往復書簡大都講學之語而明白篤實不涉玄虛其易象圖說一篇多
參以卦氣納甲之法乃不盡與朱子本義合李性傳序朱子語錄偁諸
書答問之條多所異同而易為甚晏淵所錄一篇與本義異者十之三
四枋述晏淵之語故持論亦不盡同也又有致稅與權一書論啟蒙小傳
一篇乃晚年之說尤見其孳孳力學至老不衰于紫陽學派之中亦不離其

宗者矣子恪字以齋中理宗三十九年解元實景定四年癸亥科也恪承家業而顧不以易名乃特長于春秋著有春秋夏時考正二卷都三十四篇大旨謂自堯典定時成歲以來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易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無所謂夏時冠周月爲其說者非是云云論出諸儒皆驚異之今竝不存○寇宗重慶府志文淵閣書目

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

陳厚字熙載合州人明弘治中貢生選陝西武功縣訓導武功近蜀其校官多蜀人康海作武功縣志箸錄教諭八人訓導四人附錄十餘人大率皆名斥之獨厚及曹山趙文傑偁先生而曹趙皆海爲生員時所親被其澤宜師尊之厚入官在海通籍後無脩敬之必要而志偁其承諸先生之後文學富瞻可師也故諸生咸敬愛之其同時有王延鳳宜陽人後又有建昌李咸蔚州張仁然皆無如陳先生者卽陳先生可知矣海志在當時最名高簡其稱陳先生不容口且私敬焉陳先生必有以服之者惜其著作不少概見今又五世澤斬之餘厚之文行及其他事業皆不可攷矣○寇宗重慶府志森楷附記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三

林生華字燦東合州人生而沈靜簡默弱不好弄惟喜讀書終日吟誦不輟長益肆力于詩古文詞爲諸生試輒冠軍聞張衡猷名往遊其門所養益粹至于衣冠瞻視步趨先民望而知爲有道之士家故貧以課徒爲業講授之暇正襟危坐終日無倦容及諸弟子執經請益或有所問難紛至迭進致極煩勞生華悅色和顏盡心指導往往出一二語洞中竅要聞者率相悅以解而去一時學者畏而愛之雲從響應學舍至不能容中如楊鏐彭世儀劉仕欽輩尤爲知名先後掇巍科致通顯生華顧屢躓場屋不一得志於有司遂絕意仕進以卒年六十○寇宗重慶府志萬時森字毓華號棗峰州西里人世居富順明末避兵遵義康熙初詔民還定安集乃徙家于合之棗峰山下家焉時森生而謹厚無谿刻險詐之行弟兄三人以其叔無子使時森出嗣初入小學塾師授以四子書略爲疏解大意卽能發其疑義一時偁爲神童旣長肄業重慶之東川書院初無所聞卽閉戶自精不見人者月餘學以大進山長富順李吉山盛偁之後還從邑文學黃斗南遊語以先正諸大家文法由是所學益邃群以能文相推顧久困童子軍乾隆甲辰年二十九始入邑庠

踰年食餼已酉同里某中式頗驕蹇自異時森謂其友馮鎮巒曰是易與耳施施胡爲者遽折柬招友人苟干之同會文山巾干之時已就館他氏再飛書促之遂共下榻于馮氏然雲別墅簡練揣摩百有餘日咸欣欣有食綏山桃意及秋試揭曉鎮巒獲雋時森及干之名皆已入解額因試帖抬頭及其他小疵被落榜發日時森向干之作桓宣武語曰遠邨可人遠邨者鎮巒字而其形色意態未嘗不傷己之年齒向暮遭遇多艱也然性情雍和內行純篤伯兄季弟齟齬一堂于子弟尤加意裁成所訂族譜載祖父嘉言懿行及先儒論說分類編次成書用以端家範垂久遠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教生徒以誠居邨塾二十年遊其門者皆卒業以去平日無崖異嶄絕之言行語頗襍詼諧其接物薰然以和而是非確然未嘗苟焉有所阿徇鄉人無不悅而親之喜交遊慷慨揮霍得白金無多少輒隨手盡以此家中落朋友有過能婉言相規期于能改獨不肯背議人失臨事小心謹飭似無才可見然老成持重計畫初無少闕遺平居風致灑然齋居清潔無纖塵牙籤整齊茶爐酒具位置必欲其稱歷年借館僧寮籬落間花竹扶疏風物清美瀟然有林野之趣與游者每流連不忍去云初時森始降之夕父夢修鱗入寢室初以爲祥而一生不偶歿之前月自館移歸先宅時秋斂方急三子兩地刈穫搶攘病革始倉皇以來終事含斂殆亦有未足爲祥者邪歿之日無論親疏賢否皆來赴葬送而嗟悼者無異辭也其可以無憾已晴

雲山房文集

劉泰呂字謙齋州■里人博學能文尤工制藝爲諸生時每一文出人爭傳鈔有合陽紙貴之謔家貧授徒自給從遊者采芹食餼綦眾及領道光二年壬午科鄉薦以後及門益多延主瑞山書院學舍不能容移主合宗生徒後來者猶寄宿于外舍門人如舉人王基峩歐陽步雲周作孚張中榜其最著也顧性情方鯁制行卓絕門牆雖盛而■矩度森嚴未聞有敗檢之行自春秋釋奠外初不一干有司歷任州官皆賢之李宗沆尤重其文行特優聘入署專教其子弟讀後多登甲乙榜爲聞人焉然泰呂固不僅能時文也卽敘述之作亦未嘗不清爽可誦嘗爲重修鄒忠介公祠堂記曰自古有功德于民者皆列在祀典崇以俎豆薦以馨香使其子若孫世世守之以食報于無窮而況道義自天節氣相

高少年而持老成之見書生而懷國士之風不爲利回不爲害惕如鄒公者哉公諱智吾合人也先世自金陵入蜀家于合之雲門鎮少讀龍泉菴弱冠舉明成化丙午解元丁未登進士第旋授翰林院庶吉士時權奸用事因上欽崇天道疏宏治元年值星變又上回天變疏進三君子退三小人覩縷幾千言蓋道德充于內而氣節周于外其所素蓄者然也夫老成謀國其閱世也久則精神彌固其經事也多則擘畫必周宜其犯顏極諫不畏疆禦耳而公春秋方富卽慨然以國計之安危生民之休戚爲己任且甫列班聯逆耳批鱗生死不渝其志以視夫唯唯而進諾諾而退持祿養交而無所建白者其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至于親三本竄遠鄉長才屈首賚志以終良足悲矣天啟四年追諡公忠介旌表理學名臣并勅立祠春秋祭祀不衰且令有司擇子孫之賢者世襲奉祀焚獻二生至我朝相仍無異其祠舊在純陽山麓康熙三十二年州牧常公遷徙州署尋與鄒氏謀易公祠于文昌宮側但其地平衍屢遭水湮其前之所修而復圯圯而復修者碣斷碑殘難以枚舉矣乾隆壬寅大水傾毀有公之七世孫錫年率弟錫疇捐金重修嘉慶乙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五

亥復遭大水棟宇隳頽公之八世孫蔭軒再合族子弟釀金修葺然浸沒之患終無窮至道光十七年蔭軒始謀改造爲之崇其基址高其閤閤厚其牆垣越三載而功告竣約費二千餘金于是刻桷丹楹錯金鏤采神像莊嚴廟貌宏整觀瞻于以壯浸潤可無虞祠後又增修舖房五間每年收取佃資以作春秋二祭之費其堂中四壁鑄公二疏與公之傳記詩文使合之人士讀公之疏知公之行而有所觀感興起誠一時之盛舉也倘後之人踵而行之世守弗替以妥神靈以康禋祀豈不休哉夫迪前人之光數典不忘賢子孫之責也成人之美見善必錄吾儒之事也因樂而爲之記泰呂後以耆儒恩賜翰林院檢討銜壽終于家

○永里采
訪員來稿

沈德謙字涵六號益齋州永里人道光二十三年癸卯鄉舉選授墊江校官旣卒而蔣璧方編修銘其墓曰文翁石室毗連成都府學咸豐丁巳戊午間璧方肄業其中時鄉先達沈益齋先生攝府學篆尊酒談心愉愉如也後十餘年道出墊江復往謁之于學官康健和易猶似在成都時而先生已甲算一周矣今春歸自京師其長男玉山請銘其墓始

知先生作古人久追念平生不敢以不文辭謹案先生先世隸浙之嘉興有所作公者天啟間以進士出令廣東值魏奄枋國解組逕歸道經永州之東安遂家焉康熙中祖光道自楚入蜀卜居合州永里銅溪鎮之古竹溪凡五傳生先生四歲而孤妣藍教養兼至少長從其堂兄敏齋竹溪遊前後十餘年得補州學弟子員復往成都郫縣受業何申畚太史之門癸卯登賢書以大挑授塾江訓導在任三年滇匪藍大順圍其城先生率諸生助防守邑令欲毀城外聖廟書院及諸民房先生力阻得免邑人感之賊退事聞詔加國子監學正銜先生起家寒素不忘其初雖鄉里下士輒溫語拊循未嘗加以惡聲三次俸滿士林欽重喪歸焚香走送數十里外動以誠也先生生嘉慶某年月日同治某年月日卒于任年六十有九配魏孺人先卒長子玉山名某次某某皆業儒以某年月日葬本里鳳圭山下銘曰精明何功世俗所喜渾厚何尤庸眾所鄙惟天不然棄彼與此過明降殃厚乃受祉公之生平渾渾噩噩不趨豪華甘守寂寞五福先壽好德考終享其全者宜莫如公後有鳳山前有龍潭非公葬此無德誰堪光緒乙亥作也

○見所見齋文集

陳在寬字敬敷號裕齋州西城人本居來里童家溝以父選章充戶吏買宅營盤街因家焉少與兄廩生在德齊名在德事親以孝聞母病久親侍湯藥累月不懈人品端潔絕不干預公私事授徒亦多所成就年四十卒州人所偁樹堂先生者在寬少在德數歲同胞同學竝工詩文每一篇出彼此砥礪有若師友而皆以第一名游泮第一名補廩時人尤豔稱之在德既沒在寬哀其遺詩及己所作詩爲聚星堂餘草而序之曰寬詩不足存因兄樹堂之詩而存也兄之詩何爲存以兄早歿而存也兄性孝友善事我父母愛我甚於自愛其於我宗族及諸伯叔與從昆弟姪親睦無間言乃不獲壽故不忍歿吾兄以存其詩也寬憶束髮時隨兄就傅讀書同學五六十人每日旅進聽受師傳退處斗室與兄對案溫經史文章詩古聞兄指化尤多兄以毛甯樹學使院試第一名遊泮以吳梅梁學使科試一等第一名補廩己卯鄉試堂備未售寬隨兄教學先德行而後文藝多所成就兄詩稿不無散失兄歿後未及收檢迨庚午大水沒稿後存更無幾寬每憶兄愛我不禁泫然流涕自念蟀吟蟬唱雖非風雅嗣音寬能一日忘我兄哉時光緒六年十月

也書出讀者莫不淒然增鵠原之重蓋非徒其詩可誦其意尤可感也咸豐元年充歲貢生七年主講瑞山書院明年辭去又明年復主講同治七年三主瑞山時已病失明矣勢不能閱課乃命子炳煊讀而已聽之有當修改處輒口授其詞使炳煊代書諸生固獲益炳煊文以日進後炳煊成進士人謂其得力于此時者爲多十一年在寬年七十門生故人爲稱壽而乞故知州寶山張鼎生序之其詞曰咸豐丙辰之冬鼎權合州篆越明年丁巳裕齋先生主瑞山講席書院與州署隔一牆旦晚聞誦讀聲夜分不輟鼎竊幸主講之得人也詢及州人士知先生品之端養之邃爲合陽後學模楷歷任刺史咸重之而先生巖巖道範迄未一至州署又未嘗不歎古所稱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者彷彿遇之戊午鼎卸篆去辛酉春以團練至合造廬訪先生是年冬延嗣君春庭課兒輩復造廬相訪見先生年近六十古貌古心不假雕琢卓有老成典型非璞玉渾金而具壽者相乎光陰易駛一別十年其門人以先生七十誕辰請鼎言爲壽鼎曰同人何以言壽哉亦卽先生之全其天而自得其壽者以壽先生耳先生少有至性事親善承歡太翁年七十有二

太孺人年且九十愉色婉容終身極孺慕之誠與兄樹堂先生同爲州名士友恭竝篤兄蚤卒平居念及輒泫然流涕撫猶子過於己出雖其間遭家不造而處逆以順尤爲賢哲所難年旣老而孝弟之心如孩提此先生之德行有以裕壽之原也素甘淡泊甚好學寢饋經史至老彌勤其時文理法精審卓有根柢古文則樸茂淵懿出入於唐宋諸大家一時士大夫與夫節義耆德之可傳者每樂得其立言以誌不朽詩工情尤獨至恆於倫常交際發爲肫摯悱惻之音而撫時感遇其忠愛之忱又往往流露於吟詠間此先生之經藝有以彰壽之實也教學五十年屢主書院講席誨人以守正爲本凡甘惰偷逞浮囂務剽竊好奔競者戒之必力從學無論貧富長幼皆視若子弟口講指畫歷寒暑無倦容而一言一動悉出以誠門下采芹者食餼者獲拔萃登甲乙科者踵相接後學望若魯靈光焉此先生之教澤有以握壽之符也先生童試冠軍登州庠文宗試輒壓卷飶廩祿薦而不售貢於鄉銓選廣文隱不仕先生之自全其天者原不重科名天之所以報先生者其在壽哉配張孺人孝惠勤儉凡祭祀賓客之大薪米酒漿之細內助井井有條子

三長念庭次春庭季順庭孫三餘慶正未有艾先生與孺人行年七十
皤然鶴髮盎然鮐背杖履逍遙方諸陸地神仙當不是過同人之爲先
生壽者意在斯乎而鼎更有所以壽先生者自名教之衰也薄其根本
既無真性情詡其才華又無真學問因而營仕宦之捷徑尙夤緣於公
門卒至爲風俗之蠹彼世之失其天真者可勝道耶先生本真性情擴
眞學問而卽以葆其眞精神將來老成模範載在州乘又烏知其不與
名山竝壽哉時人以爲實錄光緒六年重遊泮水八年卒年八十子炳

煊別有傳

陳以勤手鈔陳氏族譜興里採訪員來稿

劉長清字松亭合州西城人世業儒至長清父以家中落棄儒而賈長
清生性長厚惟讀書特穎異年十三知屬文父欲覘其志謂之曰文字
不能博衣食讀奚益汝其焚窗稿一意商業長清不忍焚又不敢拒顏
色沮喪泫然欲泣父且喜且憐之乃命半日入塾半日居肆長清於是
讀益奮遂入泮旋補廩時年二十有三宣宗御極之七年也文名旣日
盛邑後進皆樂與之遊長清善誘循循因材施教多所成就舉人周作
孚張中榜均出其門下而長清顧獨見黜于有司數舉不中第乃絕意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八

進取一以敦品力學獎掖後生爲事其季父玉屏知其有幹才而無所
展布特延佐饗務時合州鹽政尙有商岸巡丁藉緝私販搯詐良民守
令利鹽商財有所獲則嚴刑敲撲以格外見好平民坐此傾家者往往
而有長清廉知其弊多方禁革卽獲鹽犯屬實亦寬容待之所全活者
甚眾對于城鄉諸善舉隨宜飲助竭力無遺人或意氣相爭輒爲宛委
開譬補弊揀偏期于事實有濟而初不好虛名人有勸其開壽筵徵題
詠者應之曰人之立身行事如其善也蓋棺後自有定論如其否也豈
文飾所能掩哉故其名不出鄉里而其嘉言懿行邑之故老至今轉樂
道之至于對待家族尤敦大誼如培宗祠修族譜興滅繼絕等事皆引
爲己任知無不爲其族戚之孤苦者必爲設法處置歲時餽遺悉從優
厚其伯父東屏所撫子長治嗣已絕昆季利其產不爲立後長清獨排
眾議主張以長治本房子承桃胞弟長榮亦無後卽以次孫炳樞爲之
嗣長榮婦白因得以守節終長清卒時年六十一子得中字卓堂原名
超寰長清初娶艾氏出也性聰穎自幼至長無煩師保年十四艾死長
清更娶妻陳得中事之如所生少長從邑舉人彭定仁劉肇觀遊得爲

文法凡有所作力求工整雖尋常應酬亦不少苟簡文名噪一時遂以諸生餼于庠邑人皆目爲大器知州張鼎生恆泰尤激賞之顧五試三薦迄不得售乃設帳于家祠來從遊者必先教以敦品竺學而後及于文藝承父教也平生持躬嚴一介不妄取與家累千金皆其父積蓄及已撙節得之初不干預公事署州黃華鎬耳其名以書院積疲無起色非得廉介士整飭不可因委得中董事三辭不獲已任事二年餘償夙逋千五百金存穀二百餘石文昌宮有長慶會歲入優厚因修葺工未竣負責多金會眾束手僉推得中爲首事不允則環跪求之勉爲經理八年償償工竣猶存錢數百貫會得以復興焉族親或貧乏不自存有所勾貸輒量力飲助如長清時堂弟鏡寰幼爲經理其家政前後十餘年一錢一粟皆有簿帳可稽核絲毫無所染光緒五年廩俸滿充歲貢生所遺缺森楷補之又十年卒年六十餘子樹森恩貢生孫惠康中校畢業生森楷總理學校時開速成師範班惠康爲師範生故知之悉云

惠康來稿
森楷附記

丁汝濤字雲邨州西里雲門山人由邑庠補增廣生同治九年卒既卒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九

之五年其門人蔣璧方編脩銘其墓曰先生先世世居合州明末有武進士應芳避亂徙遵義府清初遷巴縣旋復回州先生卽應芳之六世孫也學問富瞻踐履竺實平生待人寬和雖在門牆不加惡聲色無智愚遠邇罔不嚮慕或不知敬禮則受其包容久而感之沒猶思之璧方年十五肄業雲門山半之法澍庵家貧不能具脩脯先生特予優免既待之厚尤望之深如是者三年既歸課童子讀猶時時以制舉文呈閱雖累牘連篇先生必殷勤點竄指示其得失不憚煩也又數年始入泮蓋得力先生爲多先生第五子治棠名樹誠有至性嘗從先生道中顧謂璧方曰今年伏生必獲售伏生者治棠小名也時州府試皆未前列不解所以謂先生夢兆然乎曰非卜之以兆乃決之于庸行耳先是先生元妃黃孺人生五子卒繼妃朱孺人樹恬字春帆其所出也一日有毒瘡起朱中指腫脹大於臂呻吟竟日夜不絕膿穢淋漓子女不敢近治棠自他歸爲吮其膿血須臾立效朱感極而泣從此益善待諸子諸子益善事其母有異平昔舉家蒸蒸遂臻和諧夫伊古以來繼母號爲難事雖母賢子順平平無詬誶足矣而獨能得其歡心俾視前室子如

己子豈易得哉宜先生之樂道之而預決之也是秋果以第二名入邑庠孰謂天道之不可必乎顧先生家不豐館金所餘輒畀諸親串之力者後皆負無以償以此終先生之世舌耕無數月暇精力過用晚年得足疾步履需人治棠兄弟殷勤承順無間初終先生安之至同治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二葬金灘壩鳳麟橋之左與璧方祖墓相望今年三月祭其墓銘誌闕如治棠以爲請遂督銘銘曰天佑善人必生賢嗣惟我治棠恂恂篤志有兄樹綱樹英樹俊樸素躬耕克家勤慎春帆異母始基可虞卒返其轍仍讀父書師門桃李科第聯翩四方友教派衍薪傳髫年請業受知最早回首依依感深墓草有水環流有山交拱過客起敬先生之壟光緒乙亥作也樹誠自有傳

○見所見齋文鈔

陶鳳占字雲藻州北城人性迂謹初爲諸生應具冠鞞袍袿而家貧甚不能用絹織物則以麻葛爲之由是行坐不離寒暑不易自謂衣冠中人禮則然也與人酬接一待以樸忠不知有機詐事嘗就渝試見市魚頗肥美謂其母最嗜此與議價乃不廉傾橐中裝不足供遽典衣益之既得魚卽走江干問行者有無合州人歷數十輩不應襄徊頗苦或詢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十

其故云將求其寄魚于母耳或卽給言我將往州鳳占畀以魚再拜致囑而去不知或已校人烹之矣又對人恆才語相向館某處有賊入室鳳占覺呼僕興穿窬人至賊謂其夢嚙僕亦不識爲何言遂席捲所有幾罄訪友于其家偶無人狗出吠鳳占以袖拂之謂吾與尔主故交犬子何得無禮狗齧其袖破勿恤也以此人戲呼之吏公

說文吏小謹也今俗通用酸

輒舉以爲笑然鳳占實能讀古書行古道毅然欲合文言爲一致其程度非晚近人所敢望也有傳其試錄端士習以正民風疏者略言伏見近今民風頹靡有負皇上誠和萬民至意大抵無士爲之表率故也成周以九兩繫萬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司徒以本俗安民有聯師儒朋友二條其曰聯卽太宰之所謂繫曾子慮及民散蓋不能繫聯也宗伯大司樂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凡有道德者使教焉兩漢風俗最爲近古西京定制有孝弟力田一科降至東都猶能士食舊德農服先疇則其重士概可見矣厥後子陵高不仕之節幼安有遠引之風民間化之至有甯爲刑罰所加毋爲處士王彥方所短則士之轉移風俗豈迂疏而寡效哉北宋民將爲不善思爲邵先生所知而止彼

邵子一士耳何令人之畏慕一至于此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維者謂其撐持頹景砥柱狂瀾能相持于不敝也歐陽子作五代史斥馮道爲無廉恥以爲天下可想而知而慨其時仗節者或出于武夫戰卒豈其時無士與亦未能端其素習而視禮義爲長物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我國家之造士也厚以廩膳免其丁糧設學官教導命有司禮接家塾顧蕩檢踰閒不模不範可乎夫上之所以待士者重卽士之所以自待者不可輕士之一言一動民將于此觀法焉士習不端則民必謂彼嘗學問知禮義而所習若此吾儕小人相率效尤漸以成風固然其無足怪審乎此而古之爲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確然于名教之防禮義之守其故可深長思矣蘇洵曰匹夫而化鄉人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于門鄉里有德而質成者望廬而返意者其積之有本末施之有次第邪其以身教而化于無言者邪臣不及見風俗之盛久矣皆壞自士始耳昔之爲不義者眾相與疾之如見怪物慄然而不安後相與笑之今直安之耳嗚呼是皆名教之罪人也故士薄于骨肉

而民孝弟之行缺士競于詐虞而民忠信之本失士安于縱恣而民禮義之節衰士習于脂韋而民廉恥之防潰是果誰之咎與靳裁之曰士之品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貴而已者其亦不足以爲士矣士欲爲士而舍整率物習爲風尙將何以副朝廷養士意邪愚見以爲風俗不正不責之民擬請刊呂叔簡弟子員明職篇于學宮董率士子實行以爲化行自賢者始疏出人頗倂之然其文實不工而風簷寸晷徵引繁博亦難能也今錄以存其人鳳占後以歲貢生卒

興里采訪員
來稿森楷附記

湯心銘原名國溥字博宇號盤麓州西里官渡場人父化龍衛千總早卒心銘生而秀穎讀書聰慧過人遊邑舉人張天海劉泰呂之門皆見期許以仲兄揮霍家中落幾廢讀戚友某延館其家教學相長年及壯乃入泮則青雲之志爲鹽米所敗久矣明年餼于庠乃決計就本里鼇溪寺俗名靈應寺開堂授徒不受人聘其教先德行後文藝寒畯不計脩脯歲科領青衿者不絕進士上元縣知縣戴光其尤著也森楷亦于同光之際受業三年得教益爲多焉心銘篤于內行其妻兄陳某官甘肅得

憲眷書約往佐治且勸以就異途超擢較速有不出三年必握州縣篆終南捷徑無過于此語心銘以母已七旬圖富貴而疏晨昏將不得終養何以爲子謝不往再書敦促卒堅辭不行兄弟既分居而仲兄不貲省憂貧以卒遽招嫂氏及其諸子還同居事嫂如兄諸子亦各命以恆業嫂卒諸子始自執業去季弟人口繁令其長次子來從學學食費一無取仍以時分潤其家當時族黨偁其孝友婿何某未昏卒女過門守貞何翁哀其志割腴田八十畝爲撫子建坊資越五歲撫子祥遠嗣當議撫未定時祥遠聘妻之父楊序齋念何氏家必敗非托祥遠于貞女則溫飽不可得而其權實心銘得操之迺暮夜詣心銘卽榻前出二百金爲壽請主其事心銘以爲然允其請而卻其金固強之則正色曰必以是纍纍者浼我將反不汝成也遂持元數以歸其他親友請托臨財不苟類此當清道咸之間蜀難未興州閭無事人民安樂俗尙靡奢飲食衣服以至冠昏喪祭鮮克由禮心銘獨行古道于禴祠蒸嘗暨季秋祭禩冬至祭先祖必潔粢盛薦時食肅衣冠率一家婦子行禮于堂召親賓觀之多至四席少亦三二席歲以爲常爲二子授室先日加冠及

期親迎一切如文公禮鄉人觀摩既久亦頗有仿行者時論賢之文宗末葉滇逆擾境當道飭修砦堡爲避亂地心銘見舉爲磨盤砦砦主時砦戶將三千家而富少貧多泰半皆資小貿以生心銘慮麇聚枯守無以爲繼迺分四門爲場期一切得市易俾窮氓皆安業不虞坐耗而訂定砦規編制營伍查拏奸細等事爲砦主天職所應盡者尤規畫周詳不煩不擾雖昕夕無暇晷未嘗一告勞一卸責也或謂無薪資徒義務何自苦乃爾心銘曰數千家生命財產繫予一人偶有疏失誰任其咎敢自逸邪聞者竦然以故擾攘經年磨盤砦赤立無藉卒得甯謐安全與他富庶區等心銘力也賊平下砦移館金魚寺近官渡場旣塵囂煩黷而人裸言咙卽敗常亂倫之事往往而有心銘嚴束生徒尋常不許入市惟朔望則率以宣講善文市之人習之或止飲于其家至夕乃歸心銘慮難持久乃釀資爲宣講會會僅一飯月再會爲恆他場市化之家喻戶曉會以滋多人心爲之一轉旋復興惜字會惜字會者市鄉廢字多墮溷飄茵靡所歸宿獨雇人收之勢難普及爲會則多製竹篋徧給孤貧老幼但隨在收拾計重量予錢爲生活計一舉而兩善備焉心

銘倡之場人和之浸淫徧及全邑今縣城西有化字亭規摹廓大其法實自心銘始也官渡下場巖間有耕讀二字大盈丈爲明萬厯龔龍岡書清嘉慶中讀字石崩斜臥市側市人以爲曬晾地婦女兒童踐焉心銘愍其穢募貲作亭覆於上題曰讀字昭示古蹟而狼藉之患免矣心銘旣忠信篤敬爲人所矜式又舉此數事易俗移風里之人皆欽重之每一過市遙見其來拱肅道左以候或有雀鼠爭競一言立解甚乃相戒勿令其知蓋盛德感人如此光緒六年卒年六十八子紹林邑庠生孫麗中四川蠶桑公社畢業生森楷族叔文學忻炤外孫也

○湯紹林先府君家

傳森楷附記

趙用脩字芝生號省齋州西里泥溪場人祖學芳國子生重儒尊師名聞鄉里兄用謙邑廩生謹飭能文有聲庠序間用脩性敏慧善語言每一談論四座皆傾初從用謙遊學龍門鄉校東川書院山長及諸同學皆以其燕頷豐下文氣特豪邁無不大器目之清咸豐八年以鬻案入邑庠

院試第一名謂之鬻案當時語也

學芳爲建別墅于宅左題曰竹虛山房爲其兄弟會講及訓課子姓之所因得與用謙吟嘯其中詠歌爲樂滇匪亂起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十三

避賊天成砦匪來砦下麇聚不去勢將有攻擊計砦人大恐議推能言者與交涉用謙用脩皆在推中相與往立城上呼匪來語匪初大言恐喝用脩隨宜駁之詞理優長音吐閎朗匪不能難悅服解去一砦得免人始知言語之有用也同治初元學芳以葬地乞人葬者因風水障礙爭訟久不解學芳飭用脩到案證之甫數語知州稱善者再遂如其言判兩造結息其獄遂已泥溪場舊有振綱會歲入綦饒經事人支銷不實勢將釀訟用脩建言虛耗可惜借放爲難請改爲全善會凡有良懦被賊誣指者經報會眾或會眾遭事俱得酌量大小分幫錢文較爲有益以時誣扳成風故也眾嘉其切要皆悅從因共立規請示刊碑以垂久遠至今猶利賴之當是時人頗僂用脩有幹才矣而用脩不自喜且恐以是廢學無以博顯揚報父祖也遽復負笈遊東川從費樹梅太守爲帖括學相得益彰文章大進費激賞之延課讀其家費卒轉館穀于鄉宦駱氏薪多課寡賓主亦相得念終妨進取旋棄去肄業錦江書院一歲中同治九年庚午科舉人時重親俱在堂也用脩思有以大慤之非兩榜通籍不可而辛未會試薦而不售則留京溫卷作再戰計俄家

書來報用謙病促歸比至氣息僅屬喜得相見爲加一餐久之乃卒人以謂魏明帝言死那可忍吾忍死以待君信不虛也先用謙未卒時有生徒十餘人用脩代之課僅存其少半而州試案首爲其長子鼎亨府案則門人劉鍾元又褻然爲舉首焉餘亦頗有在前茅者蓋大凡作者七人其不知名三人而已于是文名大噪城鄉人士爭欲以爲師羔雁充庭一時盆集惟以瑞山陳敬履合宗張中榜兩山長皆老而貧誼不當奪之已一參其間卽位置搖矣而龍門昔年辛苦地也舊蹟重尋或味美于回乎乃就龍門而謝其餘居一年從之者如歸市學舍至不能容銅鼓校董聞其事願以其校分受之因聘明年兼主講不許又明年申前請念兩便計亦得許之其年森楷及亡友楊秉鈞秉春兄弟皆在弟子之列而相聞相望相憶不得相見彼此作書及詩寄懷正其事也俄而同游鬻者七人舊弟子二焉從游者滋益眾用脩念兩校學者各數十人或不無偏枯慮則約半月一易地以平均之而相距十餘日相去數十里僕僕道路已苦積勞又性嗜酒嘗多醉少醒連年以兼教故未遑預南宮試意鬱慘不自聊偶覺有壘塊卽藉酒澆之病醒者數矣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十四

光緒五年自龍門赴銅鼓道飲某戚家醉不知人昇入輿軒聲大作將至家軒止而卒年四十九著有求可齋詩文稿藏家子崇鼎卽鼎亨改名崇嘏皆州廩生竝蚤死孫玉冠四川民立實業中學堂畢業生今存西里采訪員

來稿森楷附記

周德至字讓齋州西里金紫沱人周氏世有文學及德至而其祖文生光彥族兄文生德尙德懿皆前死德至未有聞焉奮起單家能文章爲學使王篤所知拔取鬻案爲邑庠生五列優等七膺房薦卒不第乃教授鄉里先德行後文藝循循有儒者風士之自好者多歸之前後五十年門下采芹食餼者百有餘人子姓爲諸生者亦十七焉尤以定遠爲多蓋金紫沱之爲場跨合州定遠兩界南濱嘉陵江至水而止東連泥溪可十里餘西北皆定遠屬距定遠縣治四十里而近定遠人士萃焉其慕德至名而負笈來也易薰其德而善良者尤比比也清咸豐末滇匪擾境鄉人議修觀音砦避賊舉德至爲砦首德至以義務所在不能辭將解散其徒以從事而請業者願就砦讀乃旦出治事夜歸理課有戎服講老子遺意而勞苦過之賊至阻于砦怒問得其家焚之德至□

守禦如故砦內數千人卒賴以全識者偁其毀家紓難令尹子文而後
所僅見也州紳秦光裕尤欽服其神識鎮靜非迂儒無材用者比嘗爲
其子弟偁道之以爲楷模云光緒■年卒年六十■三十年門人彭水
縣訓導州歲貢張德紳奏保知縣州增貢生周之興爲立德教碑于金
紫沱場口湖北試用道州附生秦嘉澤爲之記嘉澤光裕子也

○西里
採訪員

來稿森楷案周氏譜言門
人私謚德至日中和先生

補遺

稅與權字巽甫合州巴川縣人

重慶府人物志引巴縣志作巴縣人四川通志同今從之

其先有名安禮者博通經史熟諳掌故徧遊名山大川作禹貢指掌圖嘉惠來學當時僞爲正譌糾謬考據詳明大爲學者所宗與權蓋其子若孫也少游臨邛魏了翁之門特長于易著有校正周易古經十二卷易學啟蒙小傳一卷詳見藝文掌錄及了翁卒與權同南充游侶追憶了翁平生與諸門人講學之語錄爲師友雅言中有一條云退必合諸友講學與權從容啟曰先友羅堅甫曾云班固去司馬遷未久已不知史記書法如項羽本紀在高帝前陳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蓋遷以秦焚典籍使羲黃至孔子之道幾於墜地涉與羽先後倡爲亡秦之謀可謂大有功於斯道故敘陳涉世家云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而敘項羽本紀則云秦亡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蓋奮於鉏耜以亡秦首於陳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故漢

初以字行者惟稱涉項羽劉季張子房此外未有以字行者皆以滅秦而揀天下於塗炭故也又一條云在江陽書院夜坐與諸友云某初起家赴鎮時過敘南詣學教授合陽趙運臣者外講堂說周禮以時相方拜少師遂陳說冢宰兼三公甚詳某爲說周禮一書止說三老二卿公一人無冢宰兼三公事鄭康成注師氏保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以爲聖賢兼此官則乃指師氏保氏未見其真是三公否及公羊爲周召分主陝西東而一相處乎內皆是定說前輩雖云三公官不必備六卿中有道德者可以上兼三公無事則一相處內而論道有事則出將六軍而征伐審如此則六卿之兼三公者爲司馬其他五官並聽命乎無所經見某終疑之敘守馮邦佐及眾郡寮莫能對諸友以爲此事如何與權因曰竊嘗討究此事亦有經見亦有傳注在康成前者言之鶴山喜曰願聞之與權曰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甫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按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爲大司馬王氏曰所命之卿士

言其世則南仲爲太祖言其官則太師言其字則皇父也蘇氏曰皇父以卿士兼太師朱氏曰上章旣命皇父而下章又命程伯休父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程伯休父以六卿副之耳此六卿上兼三公之證若顧命乃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孔安國注云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據先友羅堅甫傳之曾曰禪代之際宰相總百官非召公不可司馬掌兵非畢公不可司空掌邦國版圖非毛公不可職之重者皆以三公下兼之召公相成康於危疑時有深意鶴山再三稱善後又見黃養正云司馬雖爲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徵師於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蒞戮於社此冢宰攝六師出將之法與常武相合惜鶴山不及識黃名頤其字養正云又一條云自視師還感熱證乞辭召辭藩在蕪湖舟中命醫乃猶力疾與諸友講禮記一節與權乘間說晦翁說其爲氣也配義與道云非此浩然之氣不能襯貼道義

出來便知人之夫婦相配然後能與成家配字講得極精云云可見與權讀書極能實事求是非徒爲空言者書成與權又序之曰予登鶴山先生之門蓋歷二紀以先生出入中外閒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每一見則所聞輒一超絕及先生返自南遷起家鎮瀘予執經從之相攜入京登宥府視事洎賜節奉藩以迄夢奠湖海往來永日清夜瞻前忽後先生非聖之書不讀多發儒先所未言昉於甲午夏以浹丁酉春隨所得錄之反復玩索如入武庫如遊寶藏如登喬嶽以觀天下斯所謂仰彌高而鑽彌堅者嗚呼以予四閱寒暑凡所見聞如此其富則二三子久相從遊而不離左右者不可想而知哉昔嘗見先生移書蒙齋袁侍郎云某於六經名數文義重下頓工的然見古人所至所學歷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焉極於五代之亂影滅跡絕其間豈無經生學士各隨才分有所建立然驚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爲卑近其卑近者則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辭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內外貫精粗百數十年間始有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講又苦於實未有所見者剿說雷同爲聲利計以病吾道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

有志於道者猶可推源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嗚呼先生此志未酬而天奪之矣豈不爲千載之恨用備錄師言揭諸篇端以著先生之志亦因識吾儕小人後死者之悲有宋嘉熙歲在鶉火辰會大火門人巴郡稅與權掩袂書於武林之孤山蓋時方有事于行都特不知其爲赴對爲應官耳其偁巴郡舉統府言之今人猶有此義非必巴縣人始得偁巴郡合州巴川縣人遂不能以巴郡偁也唯其序見黃廷桂四川通志藝文門而師友雅言乃不載此序爲不可解耳

黃道中字斗南州東里石龍場人以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四十九年卒其門人張乃孚爲其傳曰先生世湖南新寧人祖竹亭公攜先生父爾覆公入蜀世務農爲業至先生始讀書母歐陽舉丈夫子九先生居六性不好弄冬夜以被自擁倦則暝醒卽讀不輟稍長補博士弟子員文名噪鬢序閒某先達一見以遠到期之先是先君子方崖公佐州牧吳興張公閱童試文得先生卷擊節嘆賞繡園公欲拔王某弟一先君子爭曰王爲予中表非不可取但黃生文較奇拔非池中物也吳興公領之遂以先生居首已而果於己卯科以經魁與先君子同領鄉薦時

人以先君子能知人而張之能信先君子蓋兩賢之聞先生出場日已暮詩未謄眞爲巡官掣卷去值制軍坐至公堂閱卷詫曰此中才也亟遣材官數輩出龍門頻呼先生名促之反給以燭立命補完其知遇如此庚辰春闈不第歸家舌耕養親丙戌大挑二等戊子選敘州府宜賓縣教諭前後四年與諸生講習不倦桃李極盛彬彬如也歲壬辰金川不靖奉文調辦飛仙關站務以軍功保舉知縣甲午憂歸戊戌入京引見授山東蓬萊縣知縣到任甫二月丁內艱歸家無恆產售所有居官服物得若干金假貨殖爲餬口計稍沾贏餘會歲大饑道殣相望先生惻然傷之盡出所有糶穀他邑轉運不絕於宗族親友老弱孤寡則周濟之餘人則減價給之其所全活者甚眾受當事聘主講合宗書院多所造就晨夕爲生徒口講指畫輪流背誦三年如一日每逢課期諸生文不佳先生必搆一篇以爲矜式脫稿時多爲人攜去門人自遠來從遊者以百數計齋舍幾不能容自先君子設教以還後此未有也予小子亦肄業其中飲食教誨至今不敢忘服闋癸卯需次入都余以是科獲雋赴試京兆同居會館猶得奉其杖履盤桓數月獎掖之懷一如其

在合宗時甲辰授福建莆田縣知縣蒞官未久以病終於任所宦囊如洗靈柩眷口淹留數載貧不能歸後得同官欽助始旋里先生姿稟穎慧風神整肅凡天文地理以及琴棋遊戲之事無不考覈精詳惟痛惡**莠**莠居京時以堪輿擅名風動一時自名公鉅卿莫不願交尤精於制義每一藝出雄深雅健逼近熊劉輒爲名手推服然多不自收拾半歸湮沒矣至其居鄉家非素封而好行其德如族中婚嫁喪葬無力者悉爲周卹老而貧者則迎養於家乏嗣者則爲納妾生子其慷慨好義蓋其天性然也惜位不副德壽隘於才使其兩宰花縣稍假之以歲月其設施展布當必有興愷悌之歌而登循良之傳者子產遺愛朱邑桐鄉何多讓焉而遽賚志以沒此予小子所以思其言論風采如親老成矩矱濡墨臨文而不知涕之何從也乃爲之傳論曰予爲諸生時從先生遊數載後又相聚京師故其行誼知之最悉子遠復前室羅孺人出女二繼娶張孺人出一適成都洪氏一適涪陵周氏適洪氏者爲長女幼從先生學琴讀書明大義遠復後先生十年卒無嗣長女迎張孺人至成都一切生養死葬皆賴婿家經營時以中郎有女目之天道無知常

阨善人以先生績學敦行彰彰如是而使之遇而不遇徒負伯道之名

悲夫

點紅萬綠山房
文鈔森楷附記

查宗道原名世昇字治平州東里石龍場人性仁孝五歲受書卽以遺親憂爲念而其親固有嗜好不事事未成童家中落將廢讀宗道固求卒業而小試不甚利年二十猶未青其衿乃設帳於里中爲童子師脩脯所入略供米鹽費父嘗寢疾宗道朝夕侍罔敢懈藥餌既具乃入塾理書課小閒復常課如初後父病失明不能自進煙宗道先其時爲煙備每入塾前歇課後必躬自起居奉煙奉食唯謹間或譚近事說故實以相娛父疾若忘歷數年如一日人以爲難與弟兄同居有婚嫁輒取之脩俸亡所靳不足則舉債繼之及析炊併以債歸宗道使獨償曰是所自爲眾何與宗道不與校受之夷然並不以此故而改其友悌常度也光緒■年入邑庠旋試高等補廩膳生鄉人夙欽其孝友至是文名藉甚從遊者益眾學舍至不能容變法議起學校方興森楷總理學事訪各里名宿充學董及教員宗道在選中是時風氣未開自當事十數人外舉不知新學爲何等物事甚乃從而詆毀之通邑皆然上東里尤

甚宗道納約自牖不以力爭而以情感聞其說者雖莫知其所以然輒曰查君言如此無論如何且籌款從之由是涓溪以上石龍以下數十里閒設高小學一初小學十餘較它區爲多遂以宗道充復興寺高小校長歷各科教習前後十所年懇懇勤勤無隱乎爾尤注重道德嘗聞學者偁其語曰德不勝才博學能文祇助惡而已其言深入人心故上東里學子立品者多本宗道也其後嘗被舉爲鄉總又一爲議員偁能治辦善指陳然非其所好旋一切謝去仍從事學界口講指畫終其身無倦學者因咸偁之查先生云去年森楷任脩縣志之役議分里採訪宗道主任上東里久不至再書促之乃來晤於志局道貌猶昔而須髮頽然羅羅可指數應甄錄之件猶手自校寫昕夕不少休暇作絮談則和氣滿容煦然惟恐於人傷之絕不臧否人一字蓋慎密其天素也四五月閒森楷親訪胡侍郎墳於石馬溝就宗道宿見有所謂明道壇者宗道實爲之主讀其所有書則根据學庸探原易象旁及諸子佛教之說蓋襍家者之支流餘裔也其義蘊不能閱深亦未有心所新得殊不足自成一子而學者中心說而誠服之且以謹身寡過爲入手工夫

無小大智愚並兢兢戒謹不敢跬步失有安定弟子意焉其諸薰其德而善良者與乃別甫巾月而宗道死矣其死非疾以暴客劫寨倉卒出走蹉跌致傾仆舁歸已不能言未及治而遂斃也森楷爲聯挽之有文未喪天道先墜地語豈怪之乎亦哀之矣宗道卒年六十又一子銳畢業省立農學校歷任省蠶務局職員

東里採訪員投稿
查治平紀□序

補遺

劉錚字嶺北州永里蔡壩人曾祖貞廩生錚幼讀書工時文青年入泮旋補廩膳生員每歲科試輒高等而秋闈則屢薦不售從之遊者前後有舉人姜大猷沈德謙莫春暉及其子泰呂四人副榜何榮爵一人采芹食餼者則多至不可勝數論者因謂其文爲小試利器且比之鑿金鋪鑿讀如劉之陰平合州俗以吹金于器者爲鑿金言其易售也此假爾疋之鑿字爲之不必用本義言童試鈍不利者但有本質一經點化如鑿金器之易售也因以名震一時趨仰之者幾如泰山北斗而錚品端學粹自脩脯外不妄進一錢不謬干一人尤不輕與一事遂以歲貢生終所箸制藝數百篇清科舉時代門下傳鈔之以爲枕祕竟未刊行于世子泰呂自有傳興里採訪員投稿

劉實字秋田州永里皂角壩人性慷爽能文章道光中入泮聞有人以韻學教授于渝心異之往問故乃祕不肯盡洩實憤歸取康熙字典卷首所列等紐各韻日夜孳求之久而自通因著五經字典一卷韻學一日能一卷以發其覆其說淺顯簡易不故爲隱約愴恍之詞故人一見能解然是時風氣未開速化之士以爲妨于進取不甚究其說惟巴縣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二十一

人多好之實前後在渝十餘年所傳授甚眾而其輩黃騰達技搖直上如進士盧秉政之徒乃專在于帖括製藝不必以文字訓詁聲音之學爲長乃廢然盡棄其所學而注重于應舉文字試得高等補廩膳生員子銘及鈺竝入邑庠鈺更以州案府案讞案獲雋時偁爲小三元因而從實遊者益夥每歲科試門下遊庠幫增補廩之士不一其人辛酉科拔貢朝考一等小京官轉吏部主事後登癸酉西北闈鄉榜程業修丁卯科副榜歷官雲南趙州知州梁權智其最著也學者以竝盧秉政號稱及門三俊秉政後官廣東惠州府知府猶時時通問云實旣以資望爲學界泰斗而生性嫉惡視貪官劣紳如仇平常絕不與通聞問同治十三年知州費兆鉞藉總督吳棠巡閱已革提督田興恕過境兩差爲名加派籌捐填公銀六千兩實以民力灘支呈懇願將辦差挪用各項地方公款如數幫貼不再籌填請將坵徵加派銀數撤銷兆鉞不允層控府道司院委查朦覆實復上請訊究始將兆鉞撤任以後不更派加立碑定案州人德之實于光緒初卒年七十有七子銘鈺皆前死孫某某

存永里採訪
員來稿

森楷案開
英父名學
經學不售
積學門授
遂閉以讀
徒專品爲
書立人有
教鄉爲排
紛爭已
解之輒知
蓋莫不
有後開英
輩濟開英
原人多推
自本學以
云法當所
見人英傳
首今無可
加此補附
于此

徐朝彥字曉峰州永里南壩人父登遠歲貢生朝彥四歲喪母育于繼母莊甚有恩意朝彥亦事之謹有逾所生道光末入泮旋餼于庠以敦品力學爲時人所重文于小試尤利戰童子軍者多往趨之然理法清真筆鋒犀利雖秋闈未嘗不可一戰也前後設帳四十餘年門下自采芹食餼之外有安居舉人陳用賓本州舉人李乾祐副榜顏澤光而澤光尤知名朝彥以光緒十八年卒年七十七從子正誼字理堂亦歲貢生恂恂儒者嘗以註選資格輪委高縣訓導後選廣安州訓導文至而卒年八十餘正誼弟正論字篤堂與正誼極友愛出入必偕遊鬢補廩亦相先後也而正論特孤介自入泮至垂老惟以課徒爲事公門不輕履諺言不輕出號稱端方謹嚴其爲文流利清新最利小試設館鄉里門下士之自本邑及銅壁江巴來者門不絕踵舉人王世燧解元桑蔭濃皆其高第弟子餘蜚聲庠序著名師儒殆不可勝數也進士陳炳煊與友善嘗爲其壽序就篤堂字立義謂其篤于倫常篤于言行以及學問文章無一不歸于篤實云云論者以爲酷肖其人卽正論可知已臨終訣別家人爲偶句云數卷詩書遺父恨一生心事靠天知蓋傷其不能顯揚也言終而卒年六十又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二十二

孫邦煥字晴暉亦廩生善書法光緒末報捐縣丞指分江西歷充撫署臆摺警務文案督辦等差民國反正棄官歸閉門不問世事間一出爲學校教員今存

永里採訪員投稿

譙開英字育堂州永里石華廟人故漢諫議大夫玄裔也後分散來州明末辟亂之遵義清初復還八傳至開英從文學劉長清學爲文以勤業敦品見知重應州府試屢列前茅而數奇不偶比入泮年壯矣又四年餼于庠道光三十年也同人謂其大器晚成仍勉令進取以家貧親老謝不從乃鄉居授徒課餘卽回家省視燠寒疴癢無微不至有所命必順承或未卽明言亦先意承志委曲仰副使無所于憾父歿喪葬盡禮母年七十餘嘗兩罹重病羣醫束手開英竭誠禱神願以身代卒獲無恙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歲獲束脩百餘緡前後廿餘年可三千貫悉供家用一不入私分爨時仍聽諸弟自擇絕不與爭較妻孥或不無少望則謂是烏足論必論如傷親心何事遂已後其弟鍾英每爲人道及之猶淒然興感謂阿兄愛我此情此景如在目前今何可再得也開英旣篤於內行其教人尤注重倫常道德每星晚露初聚生徒燕語輒問

父母存否兄弟幾人今違養來遊非奮勵不足副親意歸省之日必倍加孝謹始能彌其闕兄弟在家代侍奉待之尤宜有加禮慎勿小事生嫌或爭競財產爲讀書人之羞如是累年月不厭聽者多感動克敦土行卽改營他業猶兢兢然于倫理之際惟恐有不孝弟之誚無以對譙先生卽所爲教者可知已然其文實清新流利宜于小試開英又悉心講授入其門者多采芹食餼以去楊翀胡作藩其較著也光緒五年年例滿充恩貢生八年卒年五十八弟鍾英文生鍾英子杰宣統二年恩貢生其淵源皆出開英云

永里採訪員
譙樹夔投稿

張中榜字清軒一字靜軒州永里十塘人咸豐五年入泮其年乙卯科鄉試中式舉人連上春官不第歸隱于家聚徒教授同治末出掌合宗書院前後十餘年造就頗眾舉人曾時煦拔貢杜述言其尤著也光緒中卒年七十餘中榜爲人生性孝友善事父母父病久不愈爲割股療之得瘳後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不入室不如暈酒母喪亦如之篤愛諸弟少時保抱攜持無分形氣長教之讀或習他業必各有執有不若教則涕泣誨諭如恐傷之初不加以疾言厲色諸弟感其誠懇亦各率

合川縣志卷四十三

鄉賢二

二十三

厥職無放辟邪侈之行爲娶妻劉得中妹相敬如賓生子而卒年二十八中榜爲之守義終身不娶人以爲難其教導後學循循善誘務用德化以身先之自鄉塾以至州院曾無夏楚收威之事與人言溫文不俗貌尤平易近人雖頑僕黠役不可理遣情諭者一相晉接其意自消不惟不欲欺直不忍欺焉晚年德望尤深有喪家輒延請題主爲威重中榜知其日必先期沐浴素食如致齋散齋故事人知其鄭重不輕易聘者滋益多故無官府徵辟之文而車馬駐江干恆滿羔雁亦充庭也後移掌翹秀書院卒年七十餘

永里採訪員
投稿

王世燿字聚五號星垣州西里白沙場人祖文燦父大楹皆庠生家世清貧大楹入泮後以教讀餬口四方嘗就甘肅鎮番縣令某聘以四十金寄家函囑世燿曰此性命根也勿妄動其寒素家風槩可想見而世燿性警悟見父書如此益兢兢自守力學爲文不敢廢父業大楹晚年倦遊又屢試不得志恆忽忽不樂嘗顧世燿語其母周曰吾生平耿介自持不諧俗有子如此差足繼縹緲吾老矣當不及見汝見之汝之福也未幾遂逝時同治三年也世燿年十八竭力營喪葬事畢家益窘有

弟二妹一皆未成人一家五口待哺嗷嗷朝夕幾不支世燿弗得已乃廢讀而假館朱氏得薄脩差自給暇仍理舊業圖進取恐不合作法哀其文就正于邑歲貢徐正論正論亟賞識之而惜其少年輟學不能竟其才數勸之讀且許飲膏火世燿感奮遂從正論受業前後七年乃得入邑黌旋餼于庠世燿年二十八矣先未從正論時世燿母周已爲娶婦郭氏旣成禮世燿密謂郭曰爾我皆盛年相處方長而我負嫁娶弟妹之責非刻苦難自立請與爾約自今以往我與我周旋久讀書上進事我自任之爾但爲我事老親撫弱弟妹任中饋責焉無來溷我埃婚嫁畢再爲夫婦如初此時暫置不御不可謂非琴瑟也惟母老望抱孫形迹或露不免貽親憂須男女有別而倡隨不失尔能之否郭亦賢遂許諾由是數年有室曾不再度春風至兩弟娉娶妹字桑蔭濃已列博士弟子籍乃後生長子必坦其志趣可知也世燿已成名復設館于州城之濂溪祠教授懇至生徒所作文有不如矩度者必盡心批改切指而詳說之俟有解悟乃已故得其益者眾來遊者日益夥聲以大揚貴州夏源以知府筦合州鹽局尤知重焉延教其子同彝同龢及其甥楊

承憲世燿一以所得授之同彝承憲竝獲乙酉拔貢同龢戊戌大魁人皆以由世燿之教居多而桑蔭濃未領解之先嘗以所業請益世燿爲加點定文以益工蔭濃乙酉行卷聲明其事非虛語也其受業最久如舉人曾時煦拔貢黃道中孝廉方正廩生唐紹斌歲貢張喬竝知名于時今談及世燿猶肅然偁王先生不置云世燿後登光緒二十年甲午科鄉榜再會試不第歸主講翹秀瑞山兩書院一用舊日教授之法門下采芹食餼者指不勝屈會朝議罷時文試策論世燿以非素習辭院長不就知州雲南桂樑才知其爲人延入署教其子甫數月慨然念夏氏子弟之不易得也遽拂衣出又數年卒于家年六十有■必坦以附生官廣東候補巡檢聞喪奔歸服除復往終于粵垣旅邸